

(本報專訊)中學時代便和徐誠斌主教一同在上海聖約翰中學讀書的中大校長特別助理宋淇，顯得很沉默，和徐誠斌一同在聖約翰大學做同窗的宋太太鄭文美無言地坐在宋淇旁邊。差不多四十年的老朋友了，此時此刻，能說什麼呢？但只要低頭靜靜細想，又彷彿覺得老朋友就在目前，竟然傳來此噩耗！

不過是兩三天前，徐主教還特意把天主教的彌撒音樂錄在卡式錄音帶上，給宋淇夫婦說：「現在的宗教音樂漸漸改變了，恐怕遲些時便聽不到這些彌撒音樂，所以錄了一卷帶給你們留着聽。」

宋淇緩緩地說：「他對什麼人都是那末誠懇，待人接物，一如他名字中的『誠』字，他對任何人都那末真心真意，他的志願，就是要盡自己的能力幫助每一個他接觸到的人。」

但他的記憶中，徐誠斌在中學大學時，可和其他的青年人一樣，很活躍，愛好打網球踢足球，聰明，讀書却也不甚用功。大學時選修新聞一科，後來獲獎學金到英國牛津也是攻讀英國文學的，並未見出

徐誠斌有奉獻做神父的意圖。

但戰後徐誠斌到南京中央大學英文系任教那段期間，宋淇開始感覺到他的宗教態度慢慢在轉變，是戰爭或其他變故改變了原本出生於基督教家庭的他？徐誠斌並不是個喜歡談論自己的人，這時期他內心

## 聰明、不大用功的學生

# 誠懇助人的好主教

## 一卷錄音彌撒樂曲成永別驪歌，宋淇黯然談徐主教「助人、救人」的抱負

的轉變別人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却感應到他對天主，對生命，對人類的觀點漸漸在轉變，所以五〇年來港，到五五年他決定到羅馬攻讀神學，把一生奉獻做神父時，宋淇沒有感到驚異。

「他的抱負就是要幫助拯救人。」宋淇再次地說了一遍。

但並不是說教式空口講話的幫助，而是把自己每一分精力用行動去表示。

作為香港教區主教，除了一清早便要領導彌撒外，還要打理許多教區事務，接見無數人，但每逢辦公室電話鈴聲響時，他總是自己親身接聽的，朋友問他為什麼

老朋友聊天的消遣時間也沒有！

之後，緊接着便是蔡國昌免死刑一事，人們不瞭解他為何要贊同免蔡國昌死刑，這次他完全是站在法律觀點看這問題，徐主教不是不認識到嚴刑峻法對此時此地的香港的重大意義，只是認為應該在正式宣佈了由某時某日起不再赦免死刑才取消赦免死刑此行動，因為過去幾年來卅多個死囚都被赦免了，輪到蔡國昌却無聲地突然失去這權利，好像有點不公平似的。

也許徐主教這樣做多少還有些普渡衆生的心腸，立場如何，也許香港市民不一定贊同他的看法，他的觀點也不一定對，可以肯定的，是他的逝世，對香港是個損失，從此，香港又少了個赤心幫助人的了。

他的死，是那末突然，對他的親人，知交，朋友以至相識也許是個很大的打擊，但只要想想徐主教死的那末快，無半點痛苦，而他生平的抱負要幫助人也做到了，這樣的地渡過一生，過的那末充實，使人哀悼之餘既感到安慰又敬佩。

(本報記者 馬君美)

不請個即如秘書的職員代聽時，他會帶笑說道：「為什麼呢？人家打電話來，當然是有事找我的，何必攔這些案子？」

近日教師要求加薪事件，全港市民都大表關懷，可知道徐誠斌主教為了調停奔波於教師政府間，設法瞭解詮釋各方的觀點立場而犧牲了不少休息時間，連週末和